

短篇小说集《钓鱼比赛》创作谈：

做一个拼尽全力推箱子的人

□肖肖



▲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《钓鱼比赛》。

我最怕写创作谈,总感觉比写小说更难,因为天生嘴笨,纵使心有万言,一旦落实到文字又不知从何说起。那么,就索性俗套些吧。首先,感谢广西作家协会和广西民族出版社,正是他们对我的扶持和帮助,才有了《钓鱼比赛》这本短篇小说集。

《钓鱼比赛》收录了16个短篇小说,除了少数两三篇新作,其余大多是我小说写作以来的习作,时间跨度大,好多内容都忘了(甚至连笔名都改了)。如今再翻,显得参差不齐,不忍重读(当然,现在写得也谈不上有多好)。大致来说,这本集子里,我写下的多是一些被生活困住的人,他们失去了对生活、未来的掌控力。

随着年岁增长,这种困顿感日渐强烈,而且越来越具体、直接。有一次,我坐绿皮火车去北京,凌晨时分到达郑州站,上来两位乘客,是一对中年夫妻。之所以印象深刻,是因为那个男人特别固执,他非要把行李箱推上火车上铺的行李架。当时我还没睡着,昏暗看见他一次次托举行李箱,他个子不高,行李箱又特别大,箱子久久悬在半空中,上不去,也下不来。然后,他把车厢里的人都吵醒了,大家多有怨言。那天晚上我再也睡不着,那个悬在空中的行李箱一直在眼前晃动。不仅如此,在后来的许多时候,这个画面都卡在我的脑海里,挥之不去。我就想这个行李箱里究竟有什么秘密,它对这个男人和这个家庭一定是很重要的存在,或者这个男人本身就是一个固执的人,他就是单纯想把行李箱推上去。后来,我想明白了,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一个无形的行李箱,它巨大、沉重,始终悬在半空,上不去,也下不来,将我们牵制住。而那个推箱子

的男人,正是我们自己。

回到《钓鱼比赛》这本集子,同名小说《钓鱼比赛》写的就是一个典型的“推箱子的人”。主人公马德人到中年,事业失败,婚姻平淡,生活几乎没有一样是如意的,他迷上了钓鱼。他的

妻子、朋友并不理解,总在背后议论钓鱼有什么意思。是的,钓鱼有什么意思呢?从这引申开去,工作有什么意思?生活有什么意思?《水下飞行员》关注的也是这一类人,甚至人物名字都一样,也叫马德,只是与他试图“把箱子推上行李架”的方式不同,他不是钓鱼,而是潜水。他每天下班也不回家,直接去江河里潜水,在水下思考,幻想自己是一条鱼,离开嘈杂喧哗的世间,生活到安静的水底去。最终为了躲避即将到来的婚姻生活,他在拍婚纱照时潜入了汹涌的江水之中。这样的人还有很多,他们是《未接来电》里抱着幼儿半夜奔走的苏枚,《好像要下雪了》中失去爱情的杨泥,《魔术师》里梦想变身魔术师的王飞。生活如一张无形大网,这些人物或困于各种现实境遇,或被地位、欲望、情感、过往等无形之物所困,但他们没有放弃,而是尝试用各种办法“把箱子推上行李架”,重新夺回对生活、命运的掌控力。

我还写了好几个以“老漂族”为主题的故事。《水怪》是较早的一篇,故事脱胎于我的个人生活经历。有了孩子之后,我把母亲接进城帮忙带孩子。到今年她在城里生活已有七年,依然无法适应城市生活,反而显得愈发孤独。在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“老漂族”,他们大半辈子生活在农村,老了离开故土进城照看孙辈,负责接送孩子、买菜做饭、包揽其他家务,类似于免费保姆和家政服务员。在家庭内部,他们没有话语权,跟子女存在生活观念冲突,难以融入家庭。在社会层面,他们大部分没有文化,没有社保、退休金,跟城市老人相比“低人一等”,缺乏获得感、安全感。然而,出于对子女的责任,他

们又回不到农村里去,成为漂泊在城乡之间的弱势群体。“等把孩子带大,我就回去了。”这是我母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,每当听她这样说,我心里特别难受、羞愧,于是我想好好写写这一类人群。

小说写的是一言难尽。以往我写东西时想得多,有了点子,有了故事雏形,哪怕是一个触动人心的影子,埋头就写,写完总显得寡淡,少了意味。最近半年来,我感觉写作变得艰难。常常有了点子,设定好了人物关系和故事走向,万事俱备,但总是犹豫不决,不敢动笔。当然,慢也并非一无是处,有些东西就是慢慢等来的。最近手头有个短篇一直卡壳,久攻不下,缺一个核心零部件,挑来换去都难以匹配。前不久,参加文友的新书分享会,他在现场讲了一个细节,我当场被击中,马上回去修改,果然与故事高度匹配。

美国作家乔伊斯·卡罗尔·奥茨说,我们写作的原因与做梦如出一辙,写作者为了探索现实背后隐秘的意义而有意识地编排和重组现实,称得上是严肃的做梦者。从这个意义来说,借助小说写作,我们可以把固定的、有限的人生经历重新洗牌、反复拆解编排,能够与形形色色的人物一道,去构建五彩斑斓的世界和无穷无尽的人生样态。人生之路千万条,我们最终选择的仅此一条,况且还有很多人无法自己选择,但是文学可以,小说可以。我想,这也算是写作的意义之一吧。

无论如何,希望今后能多写一点,写得好一些,努力做一个严肃的做梦者,也做一个“拼尽全力把箱子推上行李架的人”。

爱上旱藕粉

□韦克相(壮族)

一碗大头鱼汤的鲜,让北景镇在记忆里落了脚;一锅金黄油馍的香,让贡川乡在舌尖生了根。而雅龙乡,是从年货篮里那捆不起眼的旱藕粉开始,悄无声息地钻进心坎的。

那年大化镇的年集,人潮如涨春溪,推搡着涌向热闹深处。好不容易踮脚蹭到旱藕粉摊前,老板娘正亮着嗓门招呼:“快卖空喽!没剩几捆,这粉扎实,我自家常煮,放心带!”她指尖翻飞,竹篾在粉捆上勒出棱角,眼尾的笑纹里,盛着老街坊特有的笃定。望着竹筐底的几扎旱藕粉,想着年货总得添些新意,我便拎了几捆。哪曾想,这一拎,竟拎出了一段与雅龙绵长的缘分。

回到家便烧滚了水,粉条入锅,不似寻常粉丝那般娇弱,在沸水里从容舒展,根根挺括,泛着玉髓般温润的光泽。捞起沥干,浇上慢火煨透的骨汤,撒一把新切的翠绿葱花,再挖一勺坛中腌透的艳红辣椒酱。搅拌均匀,一筷入口,滑溜溜地窜过舌尖,却嚼出一股韧劲来,如山涧里的卵石,经年冲刷,犹存棱角。汤的醇厚、葱的辛香、椒的炽烈,全被这粉妥帖地兜住,吸足了百味。一碗落肚,浑身毛孔都舒展开来,喉间还萦绕着一缕山野的清甜。

这滋味,与别的粉截然不同,倒似“雅龙”二字本身,带着未经雕琢的筋骨。生平第一次,舌尖竟“读”懂了一个地名——能长出这般粉的地方,水土里该藏着怎样的性情?是深山的冷泉赋予它清冽,还是坡上的骄阳淬炼出韧劲?

再来赶集,特意寻到那个摊位。老板娘正埋头捆粉,见我,抬眼便笑:“老弟,粉吃得可舒坦?”“舒坦!筋道足,还有股清甜味,再来买些,帮邻居大爷也捎五捆。”我由衷地说,然后问:“您是雅龙人吧?”她忙个不停,朴实地说道:“是哩,山坳里的。地方偏,水好。旱藕种在坡上,吸饱了露水日头。粉是老法子捶出来的,捶得够劲,晒得透干,费工夫呢!煮汤、爆炒、凉拌、下火锅,各有各的好。”

那一刻,我对雅龙的向往如春芽破土,再也按捺不住。其实不只为了那一碗旱藕粉,倒是更想看看雅龙是怎样的山水,养出这般清冽的物产,是怎样的人家,能在喧嚣市集里守着祖传的手艺,笑容里带着山风般的爽朗。

终于在一个秋阳透亮的日子,与好友驱车前往雅龙。山路盘旋,愈往里,天愈蓝,山愈翠。进到村里,一座座砖混小楼错落有致,水泥村道洁净平整,山泉池嵌于山壁,亮如明镜。几位老人坐在门墩上,晒着太阳剥旱藕,手指翻飞。见我们生面孔,他们抬起头,黝黑的脸上漾开温和的笑意,眼神像溪水折射的光,清亮亮的,带着探询,却无半分疏离。一位阿婆用浓重的乡音招呼:“后生仔,来耍啊?渴了吧,进屋喝碗茶!”

我们走上前,回应阿婆的招呼,并问起旱藕粉,这时,阿婆皱纹更深,指向溪边炊烟袅袅的木棚:“喏,老韦家正在打粉呢!祖传的手艺。”我们走过去,只见一个精瘦老汉,正将蒸熟捣碎的旱藕糊倾入木槽,抡起沉重的木槌,沉稳地捶打。汗珠顺着他的脸颊滚落,砸在木槽上,溅起细小的粉雾。旁边,他的老伴将捶打得极匀的粉糊,熟练地漏入滚沸的大锅,瞬间凝成玉带般的粉膜,捞起铺展在竹架上,交由山风与日头慢慢收干水分。阳光从棚顶缝隙筛下,洒在晶莹的粉膜上,落在老人专注的眉宇间,像一幅静默的油画,却蕴满力量。

坐在溪畔的青石上,山岚在青峦间缓缓游移,空气清新沁骨。老板娘爽朗的笑、阿婆热切的招呼、老韦夫妇捶粉的身影、村民眼中澄澈的光亮……眼前的一切,终于与舌尖铭记的那份韧劲与清甜,严丝合缝地重合了。

从此,“雅龙”不仅是一个地名,或一捆旱藕粉,更是心底一缕萦绕不散的山风,一汪沉淀于生命的清泉。爱上雅龙,是爱上这片喧嚣未染的静气与韧劲,爱上这方水土与人,活出的那份最本真、最倔强的模样。

百冠山是百色市田东县林逢镇东养村一座连绵的土山,因连片种植3000多亩芒果,被冠名为“田东县百冠芒果核心示范基地”。

怀揣对百冠山那片芒果园的向往,近日我和友友驱车前往东养村采风。不到一顿饭的工夫,汽车便沿着山坡水泥路缓缓驶入东养村百冠芒果示范基地。打开车门,一股浓郁的芒果香气扑鼻而来。

“欢迎来到百冠芒果基地观光!”在山顶芒果观光台,东养村党总支书记、村委会主任陆秀级热情地与我们打招呼。寒暄几句后,我们跟随她走进芒果园参观。

站在坡顶往下看,山坡连绵起伏,芒果树如云似锦,挂果累累;金黄的稻田,蜿蜒的水泥路,绿树丛中的农家楼映入眼帘,仿佛一场流光溢彩的视觉盛宴。在芒果树间穿梭,陆秀级顺手摘下几个熟了的青皮芒果递给我们:“这是桂七芒,是东养村近年来种植最多的两个品种之一。”我接过芒果,剥皮后露出诱人的蛋黄色果肉,轻轻一咬满嘴香甜。“好果!”我竖起拇指赞叹道。陆秀级脸上洋溢着质朴憨厚的笑容。我们边吃芒果,边听陆秀级讲述她种植芒果、艰苦创业的故事。

1992年,陆秀级从卫校毕业,结婚后跟随丈夫来到田东县林逢镇东养村生活,在村里开了一家诊所,当起了乡村医生。后来,她又随丈夫到广东珠海做生意。她发现珠海市场上的芒果畅销价高,一斤能卖到16元。嗅到这一商机后,陆秀级决定回乡种芒果。

1998年,陆秀级夫妇购买了100棵台农1号芒果苗,在百冠山种植,经过悉心培育,种出来的芒果个大味美品相好,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。种植芒果期间,陆秀级有过“第一桶金”的兴奋,也经历了芒果树因为霜霉病导致收益惨淡的辛酸。她通过专家指导,走出去学习,渐渐掌握了芒果科学的管护技术,果园连年丰收,闯出了一条芒果致富路。2013年,在田东县芒果擂台赛上,陆秀级种植的桂七芒果以外形好、甜度高、口感佳的优势,夺下了“芒果王”桂冠。

为了使芒果基地向规模化、规范化、优质化发展,更好地带动周边群众共同富裕,2011年,陆秀级夫妇成立了田东县第一个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,免费为群众提供芒果护理技术指导、芒果销售渠道。后来,陆秀级又以东养村为基础,整合芒果园,建立了田东县百冠芒果核心示范基地,发展技术推广培训和农业休闲观光旅游。她引进资金,在示范区建了芒果观光楼、采摘园、木屋、凉亭,完成道路硬化和观光步道铺设,为游客提供观赏芒果花、采摘新鲜芒果、品尝特色美食、体验生活等服务。2017年第十二届世界芒果大会和2021年



▲百冠山芒果观光台。李汉青 摄

首届中国芒果产业大会在田东举办,百冠芒果核心示范基地被定为参观考察点,吸引了众多中外游客的目光。

时间转眼到了2022年,为了延伸芒果产业链,陆秀级引进芒果深加工项目,将非商品果做成芒果干、芒果浆等产品,提升芒果附加值。加工厂投产以来,每年生产冷冻芒果浆1000多吨,产品销往全国各地。

站在村头放眼望去,东养村村民楼房错落有致,巷道干净整洁,村道两旁绿树成荫,健身广场等活动中心一应俱全。“农闲时,村民们或在树荫下乘凉话家常,或到健身广场锻炼身体,或坐在农家书屋里阅读科技书籍……”芒果浇开幸福花,村民们过上甜美富足的生活。”一位驻村干部嘴角上扬,满脸喜悦地说。

“芒果熟时满园香,绿树成荫夏日凉。摘来一颗尝鲜味,甜入心扉乐无疆。”在芒果园里,果农们一边摘芒果,一边唱山歌,悠扬的歌声余音袅袅,传入耳际。远处,不时传来果农们的欢声笑语,那是丰收的喜悦,也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。

离开百冠芒果示范基地,空气中依然弥漫着芒果的香气,和着泥土的芬芳,令人回味无穷,陶醉其中。

(作者系本报签约作家)